陕西工人報

难为了厂长们

卢平 山竹

说起来有点象天方夜谭。然而，在这里，你时刻都可以听到一个个荒诞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农民敲榨工厂的故事。

《红高粱》新传

这里不产红高粱，但用以玉米为主要原料精酿出的优质特曲，其色香味和红红的高粱酒一样醉人。这便是座落在汉江北岸，有十六年厂龄的县酒厂。今年三月上旬，酒厂所在地的菜湾乡某村，由七人组成了一个“建水塔委员会”。“委员会”决定，酒厂必须拿赞助费一万元，否则，“委员会”有权禁止酒厂从滔滔汉江中抽水。十指直扼酒厂的咽喉。

牡丹 胡义明

酒厂正处在扩建过程，资金十分窘迫，但仍答应资助三千元。村上未达到目的，便采取非常时期果断措施：切断水管，拿走抽水阀门和电缆线；村上开工资，组织村民日夜值班，不准抽水，不准修理。结果，停产四天，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二万元。厂长多次找村组干部协商，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村上的口号是：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酒厂万般无奈，连日来一个个求爷爷告奶奶，才集拢了几位村组干部，厂长请求再协商协商赞助费的数目，一位村民说：可以，可以，九千九百九啊！厂长无可奈何地说：好酒！好酒！

傀儡厂长

县水泥厂从1988年入冬以来，已出库八百多吨水泥，而厂长却没有一吨水泥的批条权。生产科一位负责同志要买十袋水泥，竟然给农民说了不尽的好话，才走了“后门”。

水泥厂所在地双城村一组自1987年以来，厂方尽管有十多个富余人员，但仍把包装入库、出窑、上车、出库等工作，让利给组上，一年可收入四万多元。1984年由村组干部出面提出组织拖拉机运输，经协商，厂方同意水泥出库数的40%让该组运输，一年亦可收入四万多元。可农民们不满足已得到的利益。他们私自把装车费原定每吨五角钱涨到五元，句装水泥费在原价基础上提高30%。如不按他们的要求办，他们就不干了，但别人也干不成。厂里工人去干，他们抢走工具，并摆出随时打架的姿势。

令人惊叹的是，从1988年10月份开始，在水泥出库前，农民划地为牢，手指成堆，将水泥归为己有，然后每吨加价15元出售给用户，未经过任何劳动，就获得了大笔收入。还有的农民就地将每吨131元的水泥，抢占到手，然后以200元一吨倒卖给基建单位或个 .

短命的消息树

某厂新扩建工程，在党家坝征地40亩。在决定某日清理地面附属物时，一夜之间，变戏法似的，地里冒出了成千上万株“小树”。厂长知道有诈，便借故更改了日期。结果，那成千上万株无根之木，经过几日暴晒，全部枯萎。尽管如此，厂长还是没有逃出被数名妇女拍巴掌、拍屁股诅骂的厄运，且乖乖地多掏出几万元才了事。

钢丝绳的妙用

水泥厂进厂区路口，一根钢丝绳森森如路闸，横拴在路两旁的树上，牢牢地挡住了进出的车辆，也牢牢地操住了水泥运输的生杀大权。水泥厂的两辆专门为运输而购买的大卡车，长年闲置，年损失几万元。

……

以上“高层次”敲榨者的表现使人感到十分新颖，而“低层次”敲榨者的能量也足以令人瞠目结舌。

面对这一切，人们感到震惊、痛心，更有困惑。

农民们这样肆无忌惮地敲榨工厂的原因何在？

有人说，这是因为目前农民的素质不高。这有一定道理，但不可否认，农民们缺乏有效的法制教育，这是造成他们敲榨工厂的原因之一。

一位农民说起来振振有辞：我是农民，你能扣我工资？扣我奖金？开除我球籍？现在不搞白不搞，社会就是这……

尽管农民们在敲榨工厂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许多同志认为，对于敲榨者的成因应该进行全方位的反思。

酒厂薛厂长说：我县大部分工厂都是在六、七十年代建成的。那时候不存在征地，一些领导随手指找；既使征了地，手续也不完备，留下了后遗症。随着农村责任制的实行，贫困山区的一部分农民也想走致富的捷径，他们盯住了厂矿。所以，他们要么提出的要求急功近利，苛刻浅薄；要么拿出无赖手段，使你奈何不得。我们厂从七四年建厂以来，酒厂为附近的农民做了无数的好事，厂里的酒糟，全部无偿送给了农民。仅此一项，酒厂少获利20多万元。

磷肥厂乐厂长直言不讳地说：我做为一个企业的厂长，有两最，最头疼农民和厂里扯皮；最害怕农民倒卖磷肥。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厂长说：有一个厂子，为了和附近农民缓和尖锐的矛盾，他们只有经常给村组干部上上贡，烟酒烟酒。纸厂、玻璃厂、汞锑矿等等厂矿，不仅在受到周围农民困扰，同时，农民还提出了向党家坝、流田埔学习的口号……

这些沉重而又焦虑的话，不仅仅是在反思，更带着深深的呼唤：应该采取积极的对策！

黑色的金子

（报告文学）

陈欣明 吉应成

旬河在这儿拐了个弯，遂甩下一块地面。旬阳县磷肥厂即在此。

这是安康地区仅此的一家磷肥厂，位置举足轻重。

磷肥厂的产品自然十二分的紧俏：近处的农民捷足先登，守候在生产车间，磷肥一俟装袋，即装上平板车、拖拉机；远处农民则开来拖拉机、汽车，引得磷肥厂四周如闹市般喧嚷。有农民跑百里山路，啃几斤干粮，在厂门口翘首以待。更有甚者，握锄持铲，将磷肥仓库的底层掘下尺许，过磅装袋。工人问“黑面面化肥，这等金贵？”农民答：“当然，这是庄稼的黑金子呢”。

厂长罗瑞茂（右）与书记何在文。

1988年，磷肥厂产磷肥2951吨，硫酸1800吨，实现利税15.73万元，创历史最好水平。

然而，初建的磷肥厂，没这大气候1977年仲秋季节，磷肥厂开始筹建。推土机隆隆的响声震撼着沉睡的鲁家坝。干部、工人饮风餐露，日夜劳作。第一批磷肥生产出来了。目睹一车车磷肥从车间运往储库，干部、工人们相对默默地、自信地笑了。

工人们将磷肥分送给附近村子的农民兄弟，说：“你们关心咱们建厂，这些磷肥赠送给你们，聊表寸心。”

农民望望工人老大哥，又望望磷肥，皆露出或不屑一顾或惶惑状。

“这有甚用？不要不要！”直摆手。

“这黑不溜秋的东西放在院子又黑又脏，碍眼，还死占地方。快拉走吧。唉——”一声长长的喟叹。

磷肥“完璧归赵”，工人皆悻悻然。

原来在几年前，县上有关部门从外地调入一批磷肥，质量劣，肥效差，农民施用后连呼“上当上当。”自此，便对磷肥有了偏见。

“凭自己的产品质量，在信誉中发展，还磷肥的本来面目，要让农民眼红！”工人们豪迈地说。

众人拾柴火焰高。磷肥厂的产品果然被农民乐而用之。

厂党支部书记何在文，是建厂元老也是省第六届人大代表。

厂长罗瑞茂是大学毕业生，他认为：近年来，本地区农民大量使用碳铵、尿素等含氮化肥，土地不同程度结块，若不以磷肥进行综合土壤改良，势必导致几年以后粮食严重减产，尤其是在农民对于现行政策的持久性有了清醒的认识之下……大学毕业后，罗瑞茂回到了旬阳县磷肥厂，对98%试剂硫酸的市场行情作了考察，并聘请省化学试剂厂指导，建成了一座高精度现代化的试剂硫酸车间。

庄稼人从科学中悟得：地要种，更重养；庄稼需要氮、钾，也需要磷。如同人来到世间，要吃五谷杂粮一般。这一觉醒，便蜂涌而至，竞相购买磷肥。

罗瑞茂的真知灼见在实践中得到了印证。

然而，这却苦了这个年产3000吨的厂家。庄稼人的胃口大着哩。全旬阳县，全安康地区的农民眼巴巴瞅着磷肥厂的磷肥，还有山东、安徽、福建、四川、河南等省的老客户哩。

磷肥厂于是开展了第二期技改工程。

第二期技改工程完毕，将年产硫酸万吨，年产磷肥万吨，旬阳县磷肥厂会在粮食生产和工业发展中更加显呈其威力。

笔者在磷肥厂储库门前，面对着川流不息的汽车、拖拉机，聆听着“磷肥真是黑金子”的美誉，不禁思索：农民喜笑颜开，满载着能使庄稼增产的磷肥而归，可曾想到过磷肥厂干部、工人们一颗颗金子般的心？想到过他们为发展旬阳地方工业度过的不计其数的不眠之夜？

这黑色的金子哟！

刊头设计 蔡院生
本版编辑 叶广芩

报告文学 散文征文 双鸟杯

最失败的采访

春风 习凤山

1970年，老记者某公，奉命采访当时红极一时的博罗县某典型——一位“活学活用”标兵。

“请问，你原籍是什么地方？”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标兵侃侃而答，记者不得要领，只好再问。

“你现在的生活还好吧？”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记者瞠然，不甘心，又问：

“你家有几兄弟？”

“全世界受苦人都是我的阶级兄弟。”

……

记者落荒而逃。

船夫们的妻子

鲁绪刚

唱惯山歌的嗓子把号子喊得有板有眼
咽过野菜的喉咙咽得下死亡和别离
她们的男人是在滩上滩下打滚的水鬼
是在滴血的锚链上竖起的桅杆
她们则是码头上那块望眼欲穿的系缆石
男人们总是在她们的怀里平息波澜
总是在她们的怀里孕育出更加猛烈的狂涛
她们一边纳着鞋底一边点燃袅袅的思念
她们一边奶着娃儿一边串缀长长的打算
喝得下风雨的男人喝醉了就打她们
她们抚摸着野性的爱
还夸男人征服了既缆的江水
男人们总是在她们没有见过世面的蓝湖里
随随便便扔进些船板上结满苔藓的事 让
她们夜夜涌起潮涌起浪涌起泡沫
她们更怕那个字 会有一天
从她们思念的蓝空里把供奉的太阳摘去
礁石上总有女人和月亮站在上面
而颠簸的日子捱成身上结实的肌肉
秀美的前额拓出了远足的路
船夫们的妻子是最慷慨的女人
有无尽的纤道就有无尽的相思和盼望
而她们的臂弯是轻柔柔涌着涛声的梦湖

本报社址：西安市逸湖路143号 邮政号码：710003 电话：办公室、广告部：710619 一编室27708 二编室22227转 群工部25728 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